楓城新聞與評論
Maple News and Commentary

只有咖啡理解我

醫學系五年級 鄒常偉同學

醫院的咖啡機跟我有一種微妙的關係。

我不是喜歡它，也不是信任它，更不是依賴它。我只是知道，在這裡，它是少數不會對我要求表現、不會對我說「那你應該更小心」、不會在我犯錯時翻病歷、也不會在我沉默時等著我表態的存在。它只會吐一杯難以定義的黑色液體給我，似是無聲的宣告：這就是我全部的能力了，你要不要喝？

每次按下去之前，我都會深呼吸一下，像在簽術前同意書。明明知道風險苦到懷疑人生、酸到像過期後悔、溫度忽冷忽熱像頂樓病房的空調壞掉一樣，但還是決定接受治療。然後，它就吐出一杯顏色不穩定、聞起來像焦慮被煮過頭的液體，帶著一股「你還想要點什麼呢」的香氣，杯中的波紋漾著點謎樣的笑。

我喝第一口的時候一定會皺眉，那種皺眉像是在懷疑自己的人生選擇，而不是懷疑咖啡。可是喝到第三口就能接受了，大概因為人類的大腦很擅長適應痛苦，甚至會開始自我合理化，就像開刀時出血量慢慢變多，你卻會自然覺得還在可接受的範圍。

喝久了我突然明白，咖啡根本不需要好喝，它只要跟我一起撐下去就好。那種陪伴不是溫柔，而是一種殘酷的默契：你只要撐著，我也會保持難喝。這種公平感竟然讓人很安心。

情緒也是這樣，它的功能不是療癒，而是陪伴。誰真的靠處理情緒好起來？大部分時候，我只是跟它一起坐著，像跟門診、像等開刀排程、

像等輪轉訓練的下一個階段。情緒沒有比我們更積極，它只是需要活在旁邊，不要被忽略。

午休前我會再按一次，明明知道它和上午那杯是同一台機器、同一種粉末、同一種無奈。但是我還是覺得下午那杯比較溫柔，也許是因為下午的人都比較累，不要求味道，只要求被理解。在下午，我不需要咖啡兼具口感，它只要幫我渡過下班前的低血糖與耐性崩潰期就好。

我覺得下午那杯有一種意外的人性：明明沒改變什麼，可是我們對它的期待變低了，所以它輕鬆合格。咖啡的不變，讓人理解世界不是問題，是期待太高。

有時候，我甚至會覺得自己不是在喝咖啡，而是在喝一個提醒——提醒我今天已經累到什麼都可以接受了。我不需要生活變好，只需要它別再變壞。我不需要事情被解決，只需要它們先不要爆炸。

咖啡機每按一次，就像按下人生中的一個「算了」。算了，這樣也可以。算了，不要再要求了。算了，我現在只要能活著。

有時候，病人進來也是帶著「算了」。算了，開刀吧。算了，吃藥吧。算了，我只想好一點。醫師也會有「算了」，只是我們不能說出口。算了，只能這樣做。算了，只能先選這種方法。算了，這是目前最好的選項。而咖啡，是唯一能把那句算了變成液體的存在。

也許人類太常追求解答，但其實很多時候，我們只是想有人陪著一起忍受沒解答的狀態。咖啡做不到聰明，也做不到治癒，它甚至連好喝都做不到，但它能陪我度過一段沒人在意我累不累的時間。

它沒有要給我希望，也沒有要給我力量，它只提供一杯「不會更糟」的味道。有時候，生活能做到這件事就夠了。

我有時候也想，如果人生都能像醫院的咖啡那樣誠實就好了。不裝成什麼、不假裝有用、不試圖變甜、不強迫自己品質更好，只是在能力有限的狀態下，盡力運作。然後安靜地陪在旁邊。

不療癒，卻不離開。

也許，這就已經是一種體貼。

驀然回首，一直都在那邊。